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

詩曰： 紂王無道殺忠賢，酷慘奇冤觸上天。俠烈盡隨灰燼滅；妖氛偏向禁宮旋。

朝歌豔曲飛檀板；暮宿龍涎吐碧煙。取次催殘黃耆散，孤魂無計返家園。

話說紂王見驚壞了妲己，慌忙無措，即傳旨命侍御官，將此寶劍立刻焚毀。不知此劍莫非松樹削成，經不得火，立時焚盡。侍御官回旨。妲己見焚了此劍，妖氣復長，依舊精神。正是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火焚寶劍智何庸，妖氣依然透九重。可惜商都成畫餅，五更殘月曉霜濃。

妲己依舊侍君，擺宴在宮中歡飲。

且說此時雲中子尚不曾回終南山，還在朝歌，忽見妖光復起，沖照宮闈。雲中子點首歎曰：「我只欲以此劍鎮滅妖氛，稍延成湯脈絡，孰知大數已去，將我此劍焚毀。一則是成湯合滅；二則是周國當興；三則神仙遭逢大劫；四則姜子牙合受人間富貴；五則有諸神欲討封號。罷，罷，罷，也是貧道下山一場，留下二□四字，以驗後人。」雲中子取文房四寶，留筆跡在司天台杜太師照牆上。詩曰：

「妖氛穢亂宮廷，聖德播揚西土。要知血染朝歌，戊午歲中甲子。」

雲中子題罷，逕回終南山去了。

且言朝歌百姓見道人在照牆上吟詩，俱來看念，不解其意。人煙擁擠，聚積不散。正看之間，只見太師杜元銑回朝。只見許多人圍遶府前，兩邊侍從人喝開。太師問：「甚麼事？」管府門役稟：「老爺，有一道人在照牆上吟詩，故此眾人來看。」杜太師在馬上看見，是二□四字，其意頗深，一時難解；命門役將水洗了。太師進府，將二□四字細細推詳，窮究幽微，終是莫解。暗想：「此必是前日進朝獻劍道人，說妖氣旋繞宮闈，此事倒有些著落。連日我夜觀乾象，見妖氣日盛，旋繞禁闈，定有不祥，故留此鈐記。目今天子荒淫，不理朝政；權奸蠹惑，天愁民怨，眼見興衰。我等受先帝重恩，安忍坐視？見朝中文武，個個憂思，人人危懼，不若乘此具一本章，力諫天子，盡其臣節，非是買直沽名，實為國家治亂。」杜元銑當夜修成疏章，次日至文書房，不知是何人看本。今日卻是首相商容。元銑大喜，上前見禮，叫曰：「老丞相，昨夜元銑觀司天台，妖氣貫深宮，災殃立見，天下事可知矣。主上國政不修，朝綱不理，朝歡暮樂，荒淫酒色，宗廟社稷所關，治亂所繫，非同小可，豈得坐視。今特具諫章，上於天子。敢勞丞相將此本轉達天庭。丞相意下如何？」商容聽言，曰：「太師既有本章，老夫豈有坐視之理。只連日天子不御殿庭，難於面奏。今日老夫與太師進內庭見駕面奏，何如？」商容進九間大殿，過龍德殿、顯慶殿、嘉善殿，再過分宮樓。商容見奉御官。奉御官口稱：「老丞相，壽仙宮乃禁闈所在，聖躬寢室，外臣不得進此！」商容曰：「我豈不知？你與我啟奏：商容候旨。」奉御官進宮啟奏：「首相商容候旨。」王曰：「商容何事進內見朕？但他雖是外官，乃三世之老臣也，可以進見。」命：「宣！」商容進宮，口稱「陛下」，俯伏階前。王曰：「丞相有甚緊急奏章，特進宮中見朕？」商容啟奏：「執掌司天台首官杜元銑，昨夜觀乾象，見妖氣照籠金闕，災殃立見。元銑乃三世之老臣，陛下之股肱，不忍坐視。且陛下何事，日不設朝，不理國事，端坐深宮，使百官日夜憂思。今臣等不避斧鉞之誅，干冒天威，非為沽直，乞垂天聽。」將本獻上，兩邊侍御官接本在案。紂王展開觀看：

「具疏臣執掌司天台官杜元銑奏，為保國安民，靖魅除妖，以隆宗社事：臣聞國家將興，禎祥必現；國家將亡，妖孽必生。臣元銑夜觀乾象，見怪霧不祥，妖光透於內殿，慘氣籠罩深宮。陛下前日躬臨大殿，有終南山雲中子見妖氣貫於宮闈，特進木劍，鎮壓妖魅。聞陛下火焚木劍，不聽大賢之言，致使妖氛復成，日盛一日，沖霄貫斗，禍患不小。臣切思：自蘇護進貴人之後，陛下朝綱無紀，御案生塵。丹墀下百草生芽，御階前苔痕長綠。朝政紊亂，百官失望。臣等難近天顏。陛下貪戀美色，日夕歡娛。君臣不會，如雲蔽日。何日得睹廣歌喜起之隆，再見太平天日也？臣不避斧鉞，冒死上言，稍盡臣節。如果臣言不謬，望陛下早下御音，速賜施行。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！謹具疏以聞。」

紂王看畢，自思：「言之甚善。只因本中具有雲中子除妖之事，前日幾乎把蘇美人險喪性命，托天庇佑，焚劍方安；」今日又言妖氛在宮闈之地！紂王回首問妲己曰：「杜元銑上書，又提妖魅相侵，此言果是何故？」妲己上前跪而奏曰：「前日雲中子乃方外術士，假捏妖言，蔽惑聖聰，搖亂萬民，此是妖言亂國；今杜元銑又假此為題，皆是朋黨惑眾，駕言生事。百姓至愚，一轉此妖言，不慌者自慌，不亂者自亂，致使百姓皇皇，莫能自安，自然生亂。究其始，皆自此無稽之言惑之也。故凡妖言惑眾者，殺無赦！」紂王曰：「美人言之極當！」傳朕旨意：把杜元銑梟首示眾，以戒妖言！」首相商容曰：「陛下，此事不可！元銑乃三世老臣，素秉忠良，真心為國，瀝血披肝，無非朝懷報主之恩，暮思酬君之德，一片苦心，不得已而言之。況且職受司天，驗照吉凶，若按而不奏，恐有司參論。今以直諫，陛下反賜其死，元銑雖死不辭，以命報君，就歸冥下，自分得其死所。只恐四百文武之中，各有不平元銑無辜受戮。望陛下原其忠心，憐而赦之。」王曰：「丞相不知，若不斬元銑，誣言終無已時，致令百姓皇皇，無有寧字矣。」商容欲待再諫，怎奈紂王不從，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宮。奉御官逼令而行，商容不得已，只得出來。及到文書房，見杜太師俟候命下，不知有殺身之禍。旨意已下：「杜元銑妖言惑眾，拿下梟首，以正國法。」奉御官宣讀駕帖畢，不由分說，將杜元銑摘去衣服，纏纏索索，拿出午門。

方至九龍橋，只見一位大夫，身穿大紅袍，乃梅伯也。見杜太師綁縛而來，向前問曰：「太師得何罪如此？」元銑曰：「天子失政，吾等上本內庭，言妖氣貫於宮中，災星立變於天下。首相轉達，有犯天顏。君賜臣死，不敢違旨。梅先生，『功名』二字，化作灰塵；數載丹心，竟成冰冷！」梅伯聽言：「兩邊的，且住了。」竟至九龍橋邊，適逢首相商容。梅伯曰：「請問丞相，杜太師有何罪犯君，特賜其死？」商容曰：「元銑本章實為朝廷，因妖氛透於禁闈，怪氣照於宮闈。當今聽蘇美人之言，坐以『妖言惑眾，驚慌萬民』之罪。老夫苦諫，天子不從。如之奈何！」梅伯聽罷，只氣得「五靈神暴躁，三昧火燒胸」：「老丞相變理陰陽，調和鼎鼐，奸者即斬，佞者即誅，賢者即薦，能者即褒，君正而首相無言，君不正以直言諫主。今天子無辜而殺大臣，似丞相這等鉗口不言，委之無奈，是重一己之功名，輕朝內之股肱，怕死貪生，愛血肉之微軀，懼君王之刑典，皆非丞相之所為也！」叫：「兩邊，且住了！待我與丞相面君！」梅伯攜商容過大殿，逕進內庭。

伯乃外官，及至壽仙宮門首，便自俯伏。奉御官啟奏：「商容、梅伯候旨。」王曰：「商容乃三世之老臣，進內可赦；梅伯擅進內廷，不遵國法。」傳旨：「宣！」商容在前，梅伯隨後，進宮俯伏。王問曰：「二卿有何奏章？」梅伯口稱：「陛下！臣梅伯具疏，杜元銑何事干犯國法，致於賜死？」王曰：「杜元銑與方士通謀，架捏妖言，搖惑軍民，播亂朝政，污蔑朝廷。身為大臣，不思報本酬恩，而反詐言妖魅，蒙蔽欺君，律法當誅，除奸勸佞，不為過耳。」梅伯聽紂王之言，不覺厲聲奏曰：「臣聞堯王治天下，應天而順人；言聽於文官，計從於武將，一日一朝，共談安民治國之道；去讒遠色，共樂太平。今陛下半載不朝，樂於深宮，朝朝飲宴，夜夜歡娛，不理朝政，不容諫章。臣聞「君如腹心，臣如手足」，心正則手足正，心不正則手足歪邪。古語有云：『臣正君邪，國患難治。』杜元銑乃治世之忠良。陛下若斬元銑而廢先王之大臣，聽豔妃之言，有傷國家之梁棟，臣願主公赦杜元銑毫末之生，使文武仰聖君之大德。」

紂王聽言：「梅伯與元銑一黨，違法進宮，不分內外，本當與元銑一例典刑，奈前侍朕有勞，姑免其罪，削其上下大夫，永不敘用！」梅伯厲聲大言曰：「昏君聽妲己之言，失君臣之義，今斬元銑，豈是斬元銑，寔斬朝歌萬民！今罷梅伯之職，輕如灰塵。這何足惜！但不忍成湯數百年基業喪於昏君之手！今聞太師北征，朝綱無統，百事混淆。昏君日聽讒佞之臣，左右蔽惑，與妲己在深宮，日夜荒淫，眼見天下變亂，臣無面見先帝於黃壤也！」紂王大怒，著奉御官：「把梅伯拿下去，用金瓜擊頂！」兩邊纔待動

手，姐已曰：「妾有奏章。」王曰：「美人有何奏朕？」——「妾啟主公：人臣立殿，張眉豎目，詈語侮君，大逆不道，亂倫反常，非一死可贖者也。且將梅伯權禁囹圄，妾治一刑，杜狡臣之瀆奏，除邪言之亂正。」紂王問曰：「此刑何樣？」姐已曰：「此刑約高二丈，圓八尺，上、中、下用三火門，將銅造成，如銅柱一般；裏邊用炭火燒紅。卻將妖言惑眾、利口侮君、不尊法度、無事妄生諫章、與諸般違法者，跣剝官服，將鐵索纏身，裹圍銅柱之上，只炮烙四肢筋骨，不須臾，煙盡骨消，盡成灰燼。此刑名曰『炮烙』。若無此酷刑，奸猾之臣，沽名之輩，盡玩法紀，皆不知戒懼。」紂王曰：「美人之法，可謂盡善盡美！」即命傳旨：「將杜元銑梟首示眾，以戒妖言；將梅伯禁於囹圄。」又傳旨意：「照樣造炮烙刑具，限作速完成。」首相商容觀紂王將行無道，任信姐已，竟造炮烙，在壽仙宮前歎曰：「今觀天下大事去矣！只是成湯懋敬厥德，一片小心，承天永命；豈知傳至當今天子，一旦無道。眼見七廟不守，社稷丘墟。我何忍見！」又聽姐已造炮烙之刑，商容俯伏奏曰：「臣啟陛下：天下大事已定，國家萬事康寧。老臣衰朽，不堪重任，恐失於顛倒，得罪於陛下，懇乞念臣侍君三世，數載揆席，實愧素餐，陛下雖不即賜罷斥，其如臣之庸老何。望陛下赦臣殘軀，放歸田里，得含哺鼓腹於光天之下，皆陛下所賜之餘年也。」紂王見商容辭官，不居相位，王慰勞曰：「卿雖暮年，尚自矍鑠，無奈卿苦苦固辭，但卿朝綱勞苦，數載殷勤，朕甚不忍。」即命隨侍官：「傳朕旨意，點文官二員，四表禮，送卿榮歸故里。仍著本地方官不時存問。」商容謝恩出朝。

不一時，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榮歸，各來遠送。當有黃飛虎、比干、微子、箕子、微子啟、微子衍各官，俱在□里長亭餞別。商容見百官在長亭等候，只得下馬。只見七位親王，把手一舉：「老丞相今日固是榮歸，你為一國元老，如何下得這般毒意，就把成湯社稷拋棄一旁，揚鞭而去，於心安乎！」商容泣而言曰：「列位殿下，眾位先生，商容縱粉骨碎身，難報國恩，這一死何足為惜，而偷安苟免。今天子信任姐已，無端造惡，製造炮烙酷刑，拒諫殺忠，商容力諫不聽，又不能挽回聖意。不日天愁民怨，禍亂自生，商容進不足以輔君，死適足以彰過，不得已讓位待罪，俟賢才後進，大展經綸，以救禍亂，此容本心，非敢遠君而先身謀也。列位殿下所賜，商容立飲一杯。此別料還有會期。」乃持杯作詩一首，以誌後會之期：詩曰：

「蒙君□里送歸程，把酒長亭淚已傾。回首天顏成隔世，歸來賦罷神京。」

丹心難化龍逢血；赤日空消夏桀名。幾度話來多悵快，何年重訴別離情？」

商容作詩已畢，百官無不灑淚而別。商容上馬前去，各官俱回朝歌。不表。

話言紂王在宮歡樂，朝政荒亂。一日，監造炮烙官啟奏功完。紂王大悅，問姐已曰：「銅柱造完，如何處置？」姐已命取來過目。監造官將炮烙銅柱推來：黃鄧鄧的高二丈，圓八尺，三層火門，下有二滾盤，推動好行。紂王觀之，指姐已而笑曰：「美人神傳，秘授奇法，真治世之寶！待朕明日臨朝，先將梅伯炮烙殿前，使百官知懼，自不敢阻撓新法，章牘煩擾。」一宿不題。

次日，紂王設朝，鐘鼓齊鳴，聚兩班文武朝賀已畢。武成王黃飛虎見殿東二□根大銅柱，不知此物新設何用。王曰：「傳旨把梅伯拿出！」執殿官去拿梅伯。紂王命把炮烙銅柱推來，將三層火門用炭架起，又用巨扇煽那炭火，把一根銅柱火燒的通紅。眾官不知其故。午門官啟奏：「梅伯已至午門。」王曰：「拿來！」兩班文武看梅伯垢面蓬頭，身穿縞素，上殿跪下，口稱：「臣梅伯參見陛下。」紂王曰：「匹夫！你看看此物是甚麼東西？」梅大夫觀看，不知此物，對曰：「臣不知此物。」紂王笑曰：「你只知內殿侮君，仗你利口，誣言毀罵。朕躬治此新刑，名曰：『炮烙。』匹夫！今日九間殿前炮烙你，教你筋骨成灰！使狂妄之徒，如侮謗人君者，以梅伯為例耳。」梅伯聽言，大叫，罵曰：「昏君！梅伯死輕如鴻毛，有何惜哉！我梅伯官居上大夫，三朝舊臣，今得何罪，遭此慘刑？只是可憐成湯天下，喪於昏君之手！久以後將何面目見汝之先王耳！」紂王大怒，將梅伯剝去衣服，赤身將鐵索綁縛其手足，抱住銅柱。可憐梅伯，大叫一聲，其氣已絕。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，臭不可聞，不一時化為灰燼。可憐一片忠心，半生赤膽，直言諫君，遭此慘禍！正是：一點丹心歸大海，芳名留得萬年揚。」後人看此，有詩歎曰：

血肉殘軀盡化灰，丹心耿耿燭三台。生平正直無偏黨，死後英魂亦壯哉。

烈焰俱隨亡國盡，芳名多傍史官裁。可憐太白懸旗日，怎似先生歎雋才？

話說紂王將梅伯炮烙在九間大殿之前，阻塞忠良諫諍之口，以為新刑稀奇；但不知兩班文武觀見此刑，梅伯慘死，無不恐懼，人人有退縮之心，個個有不為官之意。紂王駕回壽仙宮。不表。

且言眾大臣俱至午門外，內有微子、箕子、比干對武成王黃飛虎曰：「天下荒荒，北海動搖，聞太師為國遠征，不意天子任信姐已，造此炮烙之刑，殘害忠良，若使播揚四方，天下諸侯聞之，如之奈何！」黃飛虎聞言，將五柳長鬚撚在手內，大怒曰：「三位殿下，據我未將看將起來，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，乃烙的是紂王江山，炮烙的是成湯社稷。古云道得好：『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』今主上不行仁政，以非刑加上大夫，不出數年，必有禍亂。我等豈忍坐視敗亡之理？」眾官俱各各嗟歎而散，各歸府宅。

且言紂王回宮，姐已迎接聖駕。紂王下輦，攜姐已手而言曰：「美人妙策，朕今日殿前炮烙了梅伯，使眾臣俱不敢出頭強諫，鉗口結舌，唯唯而退。是此炮烙乃治國之奇寶也。」傳旨：「設宴與美人賀功。」其時笙簧雜奏，簫管齊鳴。紂王與姐已在壽仙宮，百般作樂，無限歡娛，不覺樵樓鼓角二更，樂聲不息。有陣風將此樂音送到中宮，姜皇后尚未寢，只聽樂聲聒耳，問左右宮人：「這時候那裏作樂？」兩邊宮人答：「娘娘，這是壽仙宮蘇美人與天子飲宴未散。」姜皇后歎曰：「昨聞天子信姐已，造炮烙，殘害梅伯，慘不可言。我想這賤人，蠱惑聖聰，引誘人君，肆行不道。」即命乘輦：「待我往壽仙宮走一遭。」——看官，此一去，未免有娥眉見妒之意，只怕是非從此起，災禍目前生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